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SARA PARETSKY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谭端 译

II

血色杀机

Blood
Shot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血色杀机

Blood Shot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谭端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BLOOD SHOT

By SARA PARETSKY

Copyright © 1988 BY SARA P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55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杀机 / (美) 莎拉·派瑞斯基著; 谭端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9
(守护天使: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ISBN 978-7-5133-3165-4

I. ①血… II. ①莎… ②谭…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026 号



血色杀机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谭端 译

责任编辑: 曹晓雅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插图: 宣 和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165-4

定 价: 258.00元 (全五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莎拉·派瑞斯基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系列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1947—)

莎拉·派瑞斯基是美国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冷硬派女作家。她将芝加哥打造成与纽约、洛杉矶等地齐名的冷硬私家侦探的诞生地。她笔下的维·艾·华沙斯基 (V. I. Warshawski) 是世界侦探之林不多见的女性私探，因兼具美貌与果敢，而被誉为“芝加哥最美的私人侦探”，并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为“最受欢迎女侦探”前三名。

一九四七年，莎拉·派瑞斯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埃姆斯，长于堪萨斯州。她是个很会念书的聪明人，先在堪萨斯大学拿到政治学和俄语双学士，之后同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和历史博士学位。她曾在芝加哥都市研发局工作，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评写商业文章。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六年间，则在CAN保险公司担任行销部经理。此后，才成为专职作家。

派瑞斯基自幼就开始创作，但是那些儿时的作品却从未出版发表。后来，她回忆成名前的经历时曾认为，自己对侦探这个角色的设定一开始就出错了：“一九七九那一年，”她如是说，“我才了解到我一心想要创造的私探，原来是在模仿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主角，差别只在于性别不同。如今我已明白，我要

写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和我一样做事情过日子的女人，而且试图在男性主宰的领域中获得成功。”

就是因为这份企图心，使得派瑞斯基和苏·格拉夫顿、玛西亚·穆勒（Marcia Muller）并称美国三大冷硬派女杰。同样是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派瑞斯基的风格笔触却更为强悍泼辣，令人不禁想起文风野蛮残暴的米基·斯皮兰。但她所描述的绝非反社会行为，而是要藉由揭露谋杀案的真相来发人省思，进而突显更大的社会议题，尤其是隐藏在芝加哥这个工业城其黑暗腐败的一面。

除了在美国本土饱受好评外，派瑞斯基的作品还极获英国评论家的赞誉，一九八二年，她的第一本犯罪小说《索命赔偿》出版，立刻引起侦探小说界的极大反响。一九八八年，以《血色杀机》（*Blood Shot*）赢得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的银匕首奖，二〇〇二年，她已荣获象征终身成就的钻石匕首奖。二〇〇三年再以《黑名单》（*Blacklist*）摘得金匕首奖。

派瑞斯基是知名作家，也是杰出的编辑，她编过几本短篇故事选集，其中的《女性之眼》（*A Woman's Eye*）曾获安东尼奖。此外，她还成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犯罪作家协会”，同时兼任第一届主席。

二〇一一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宣布，将“大师奖”颁给莎拉·派瑞斯基。至此，她已将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几个奖项尽数收入囊中，她的作品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量逾千万册，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作家。

重要作品年表: Warshawski novel

Indemnity Only (1982)

Deadlock (1984)

Killing Orders (1985)

Bitter Medicine (1987)

Blood Shot (1988)

Burn Marks (1990)

Guardian Angel (1992)

Tunnel Vision (1994)

Hard Time (1999)

Total Recall (2001)

Blacklist (2003)

Fire Sale (2005)

Hardball (2009)

Body Work (2010)

Breakdown (2012)

目 录

1	第一章 重返四十一号高速公路
8	第二章 抚养孩子
16	第三章 守护妹妹
25	第四章 故乡的亲人
34	第五章 童年的单纯快乐
43	第六章 卡柳梅特工厂
49	第七章 后屋男孩
58	第八章 优秀的医生
66	第九章 名流生活
75	第十章 准备好了就开火
84	第十一章 小捣蛋的瞎话
96	第十二章 常识
102	第十三章 枯木塘
107	第十四章 浑水
113	第十五章 化学课
122	第十六章 登门造访
130	第十七章 墓碑蓝调
142	第十八章 父亲的阴影
148	第十九章 无法回头
155	第二十章 大而不实
164	第二十一章 妈妈的乖儿子
171	第二十二章 医生的困境

目 录

- | | |
|-----|-----------------|
| 176 | 第二十三章 阴招 |
| 182 | 第二十四章 在沼泽里 |
| 191 | 第二十五章 来访时间 |
| 199 | 第二十六章 回到本垒 |
| 205 | 第二十七章 博弈开始 |
| 212 | 第二十八章 笔记本 |
| 219 | 第二十九章 夜行客 |
| 225 | 第三十章 重修旧好 |
| 233 | 第三十一章 活力四射的小火球 |
| 241 | 第三十二章 和盘托出 |
| 249 | 第三十三章 家丑 |
| 255 | 第三十四章 擦板球 |
| 266 | 第三十五章 白金汉喷泉边的谈话 |
| 276 | 第三十六章 血液检测报告 |
| 284 | 第三十七章 鲨鱼放出诱饵 |
| 292 | 第三十八章 中毒性休克 |
| 301 | 第三十九章 清理工厂残局 |
| 309 | 第四十章 夜晚风波 |
| 318 | 第四十一章 聪明的孩子 |
| 326 | 第四十二章 胡伯特的礼物 |
| 339 | 第四十三章 回到原点 |

第一章 重返四十一号高速公路

我仿佛已经忘记了那种气味。即使美国钢铁南厂在罢工，威斯康星钢铁厂的挂锁也已经渐渐生锈，可那种五味杂陈的强烈化学气味仍从通风口注入车内。我关闭了汽车的暖风，但那种都不能被称之为空气的臭味照样从雪佛兰车窗上的细小缝隙钻进来，呛得我的眼睛和鼻子都热辣辣的。

我沿着四十一号公路往南，就在几英里之前，我还在湖岸路上行驶。在我的左边，密歇根湖的湖水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涌出层层白色泡沫，右边则是壮观巍峨的现代摩天大楼。然而车开到七十九街的时候，密歇根湖突然失去了踪影。辽阔的美国钢铁集团南厂被杂草蔓生的院子所环绕，一直向东延伸，占据了公路和湖边之间一英里半左右的土地；远方的电塔、起重机台架和塔台在二月灰蒙蒙的空气中若隐若现。这片土地上承载的不是摩天大楼或是湖光山色，而是垃圾填埋场与破败的工厂。

街道右边一些破旧的平房面对着南厂，这些平房有些掉了几块墙面，有些羞答答地露出一条条剥落的油漆，有些门前的水泥台阶龟裂歪斜。它们的窗户倒统统都是完整的，并且几乎密不透风，没有一丁点碎裂。贫穷已经侵蚀了这个地区，但我旧时的邻居们显然依旧不肯放下尊严。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一万八千多人从这些整洁有序的小家蜂拥来到南厂、威斯康星钢铁厂、福特汽车装配厂或者是薛西斯溶剂厂。那时，每隔一个春天，每块门楣窗框就要重新粉刷，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新的别克车和奥斯莫比车驶过街道。但是那些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为过去，那个南芝加哥已经离我远去了。

到了八十九街我开始向西行驶。虽然是冬天，日晒渐渐减弱，我还是翻下了遮阳板，免得晃眼。我左边的卡柳梅特河畔上除了乱糟糟的枯枝、一些生锈废弃的小车之外，就是一些坍塌的房屋，我和朋友们过去常常违抗父母的命令来这里游泳——如今想到以前居然将脸埋进肮脏的河水中，我就忍不住反胃。

我们的高中就矗立在河对面。那是一座很大的建筑，占地好几英亩，那深红色墙面的砖房校舍不由得让人生出几分亲切感，仿佛十九世纪的女子学院。看着一群群年轻人蜂拥走进校舍西边的巨大双扇门里，光线从楼的窗户中倾泻而下，心里的怪异感便又添了几分。我熄灭了引擎，提着运动包，跟上人群走了过去。

当年建造那高耸拱形屋顶的时候，暖气还很便宜，大家也够重视教育，于是把学校盖成大教堂的模样。深邃的走廊仿佛回音室，回荡着人潮的欢声笑语，声浪从天花板、墙壁、铁质的置物柜席卷而来。我在想，不知道为什么，学生时代从来没注意到这里是如此嘈杂。

据说人们会一直记得年轻时候的事情。我上次来这儿是二十年前，但是刚才走到体育馆入口的时候，我想都没想便直接左转，径直走向女更衣室。卡洛琳·蒂亚克站在门口，拿着资料夹等我，“维艾！我还以为你临阵退缩了呢！其他人半个小时之前就到了。她们都已经换好了队服，至少那些还塞得进去的人都换好了。你也带了

队服吧？《明星先驱报》的琼·蕾西想和你聊聊。毕竟，你当年是联赛的最具价值球员。”

卡洛琳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以前那条红棕色的辫子剪掉了，变成了现在的小卷发，围绕着她布满雀斑的脸。除此之外她没怎么变，依然身材娇小、活蹦乱跳，比别人少一个心眼。

我跟着她走进了更衣室，里面的喧闹声足以与走廊外面的噪音相匹敌。十个年轻的女孩都在换衣服，正在为了借指甲锉刀、卫生棉条，或者谁偷了自己的香体露而叫嚷着。她们穿着胸罩和运动短裤，肌肉看上去健美而结实，要比我和我的朋友们在那个年龄时的身材好很多——当然，也比我们现在的身材好很多。

在更衣室的一角，有一群人几乎和那些人一样吵，她们是二十年前和我一起拿下AA级州冠军赛的母老虎队成员。昔日的十个队员来了七个，其中有五个人穿着以前的黑色和金色相间的队服，有些人的T恤紧紧绷着乳房，短裤看来仿佛一有大动作就会裂开一样。

被队服包裹得最紧的那位应该是莉丽·戈尔德林，她是我们的罚球王，但是看那大波浪的长发和双下巴，让我有点不能肯定是她。阿尔玛·洛厄尔是个黑人，现在的身材已经远远超出了队服的大小，学校的夹克衫正颤巍巍地套在她那过于肥厚的肩膀上。

我唯一能认出的两个人是戴安娜·洛根和南希·克莱格霍恩。戴安娜紧致、有力而苗条的双腿即便是现在也还是能为《时尚》杂志拍摄封面。她曾是我们的明星前锋、副队长、模范生。卡洛琳告诉我，戴安娜现在成功经营着一家芝加哥卢普商业区的公关公司，专门替黑人企业和个人打造形象。

我和南希大学毕业以后就失去了联系，不过她刚毅的方脸庞和金色卷发完全没变，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能一眼认出她来。就是因为她，

我今天才会来这里。她在卡洛琳主持的南芝加哥复兴计划中负责环保部门。当她们两个得知这是母老虎队二十年来第一次打入区域冠军赛时，便当即决定让老队员们欢聚一堂，办一场赛前晚会，这样做显然会有诸多好处，既可提振地方名声，又能替南芝加哥计划打广告，同时还可以声援球队。

南希一看到我就笑了，“喂，华沙斯基，快点活动活动，再过十分钟就该轮到我们上场了。”

“嗨，南希。我想我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看看怎么会被你说服来这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吗？”

我在长凳上找到一个四英寸见方的空间，将我的运动包放在上面，快速脱下牛仔服塞进包里，换上已经褪色了的队服，然后穿好袜子，系好高筒鞋的鞋带。

戴安娜一把搂住我说：“白妞，还不赖嘛，看起来你在紧要关头应该还是能跑得动的。”

大家一起凝视着镜子。现在的母老虎中有些人的身高已经不止一百八十厘米了，而一米七三的我当年曾是队里的第一高度，戴安娜圆蓬蓬的爆炸头大概到我鼻子的位置。我们一黑一白，当年，两人都想打篮球。在那个年代，走廊和更衣室天天都有黑白争端，我们俩相看两相厌，都不喜欢对方，可是三年级时，我们硬是让其他的队员放下了种族争端，次年二月就带领她们打进了第一届全美女子锦标赛。

戴安娜边笑边回忆着，“咱们以前争的那些无聊事根本就是些鸡毛蒜皮嘛。华沙斯基，来见见记者，为这里的老乡亲们讲几句好话”。

琼·蕾西是《明星先驱报》的记者，也是本市唯一的女性体育专栏记者。当我告诉她我一直在定期阅读她写的文章时，她开心地

笑着说：“最好能告诉我的编辑，如果写封信就更好了。能谈谈你在这么多年后，再一次穿上队服的感受吗？”

“感觉自己就像个傻瓜。自从离开大学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篮球了。”我是拿体育奖学金念的芝加哥大学，早在美国人知道女生会运动之前，芝加哥大学就有这种奖学金了。

我们聊了一会儿，说起前尘往事，说起逐渐老去的运动员，说起这一带百分之五十的失业率以及学校现在母老虎队的前景展望。

“我们支持球队，这个不在话下。”我说，“我非常希望看到她们上场打球，这些人好像很看重训练，比二十年前的我们要认真得多。”

“没错，她们也一直希望女子职业篮球联盟东山再起，否则有些中学和大学的顶尖女球员根本没有出路。”

琼·蕾西放好笔记本，让摄像师带我们去场地投几个球，拍些照片。我们八个老队员鱼贯进入球场，卡洛琳绕着我们打转，活像一条热情过头的小猎犬。

戴安娜捡起一个篮球，胯下运球向后传给我。我转身投篮，球从篮板上反弹回来，我冲上去抢到篮板直接灌篮。老队友们七手八脚地助我一臂之力。

摄像师拍了几张我们的合照，然后取了我和戴安娜在篮下一对一的镜头。我们撩起了观众的些许兴趣，不过大家真正想看的是现在的母老虎。当她们穿着热身运动服进场时，观众席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我们跟着她们稍事暖身，但是一逮到机会便将场地交还，毕竟她们才是今晚的主角。

等到圣·索菲亚的客队穿着红白运动衫上场，我溜回更衣室，换回便服，卡洛琳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扎好了围巾。

“维艾！你要去哪儿？你答应过比赛完了就去看我妈妈的！”

“我只说我尽量，有空才去。”

“她一直盼望着见你一面，这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她现在连下床都很困难，状况很糟，她真的很想见你。”

透过镜子，我可以看到卡洛琳的面颊泛红，受伤的目光让她的蓝眼珠更加深邃了。她五岁的时候，我不肯让她跟着我和朋友出去，她也是那样看着我，埋藏了二十年的怨气让我开始不耐烦起来。

“你安排这场篮球闹剧就是为了让我去看你妈妈路易莎？还是你后来才开始动起那个脑筋的？”

听我这么说，她脸上的潮红色越发深了，变成了猩红色。“你说的闹剧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为这个地方尽点心力。我可不是那种假惺惺、眼高于顶的人，只顾自己跑到北岸，不管老伙伴的死活。”

“这是什么话，难不成我留在这里，就能挽救威斯康星钢铁厂？还是跟美国钢铁厂的蠢货们说这一带还在运作的工厂不多了，叫他们别罢工？”我从长凳上一把抓起水手短外套，生气地将手臂塞进袖子里。

“维艾！你要去哪儿？”

“回家！我跟人约好了一起吃晚餐，我还要回去梳洗一下。”

“别去，我需要你。”卡洛琳大声号啕着，大大的眼睛里充盈着泪水，仿佛随时会厉声呼叫她的妈妈或者我的妈妈，指控我对她太坏一样。旧时的情景顿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妈妈加布里埃拉会出来说，“维多利亚，让她去又会怎样，带她去吧！”那种情景如此鲜明有力，以至于我不忍心掌掴卡洛琳那个张得很大并且一直发抖的嘴巴。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履行一个你没问一声就许下的承诺？”

“我妈妈活不了多久了，”她冲我喊道，“难道这不比一顿狗屁晚餐重要？”

“话是不错。如果我是要去一个社交场合，我会打电话跟对方说‘抱歉，邻居的小鬼头缠上了我，我脱不了身’，但我是要跟客户吃饭，他脾气很大，不过付钱很准时，我可不希望他不高兴。”

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划过脸上的雀斑。“维艾，你从不把我当回事，我们曾经谈过，你的到来对于我妈妈来说是多么重要，那时候我就问过你见面的事，是你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你总以为我还是五岁的孩子，从不在意我说什么和想什么。”

我无话可说。她说的确实有道理，如果路易莎真的病得那么严重，我是应该去看看她。

“好吧，我打个电话跟客户取消约会。这可是最后一次。”

泪花瞬间消失。“谢谢你，维艾，我不会忘记的，我就知道可以指望你。”

“你是说你怎样操纵我？”我反驳道。

她笑了。“我带你去打电话。”

“我还没老糊涂，能找得到电话在哪儿。放心，我不会趁你不注意就开溜的。”看着她心神不宁的样子，我加上了这句。

她微微一笑。“以上帝的名义吗？”

——这是一种老掉牙的誓言了，从她妈妈的一个醉鬼伯父斯坦那里学来的，在卡洛琳小的时候，他常常用这个方法来自证自己是清醒的。

“以上帝的名义！”我郑重地承诺，“希望格雷厄姆不会一气之下不付他的账单了。”

我在体育馆前门附近找到付费电话，浪费了好几个硬币才在四十九俱乐部找到格雷厄姆，他生气地说他已经预定了金丝银花餐厅的座位了，不过电话挂掉时，我已经成功地化解了他的怒气。我把包挂在肩上，回到体育馆。